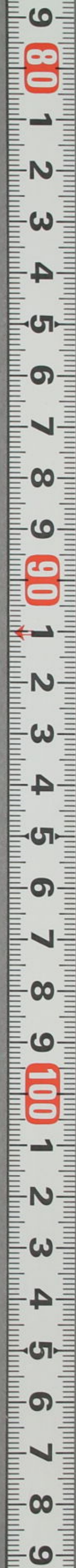




補義莊子因

獨見附
全六册

13
3135
1



獨見附標

補義莊子因

寬政丙辰年鑄



昭和十年
一月十一日
購末



討莊子因序

予年二十四五時。嘗與清君錦武欽

繇及弟章相集。其談莊子。然不能刻

意討論。而徒以為諧謔之資而已。余

於是別獨自蒐獵尋究。莊子諸注家

之說無一當吾意者。乃更盡棄諸說。獨就本文。日夜潛心讀之。以求得其真旨。然以其文辭雜奇錯落眩亂人耳目。洗洋恍惚。竟不能識其緒。而徒歛古文不可企窺而已。及三十已後。

則每讀有所達。積久始得不惑。後得胡氏獨見。喜其說處有所合。即書其冊上。以吾所得。近又得林雲銘莊子因讀之。其書每句下有注釋。通塞導滯。不遺餘力。乃於其篇旨。雖與余所

見不必全合。而曲盡旁暢。炳如揭日
矣。蓋余嘗謂古文不可得讀。則六經
亦不可得讀也。而莊子則非古文與。
且其說未必深背孔子。則亦不可不
讀之書也。雖然。小子輩之所難讀。必

亦猶如予少年時。則二書豈非南華
之良階梯乎。心欲刻二書。會尾張秦
士鉉書莊子。因上層以獨見。而并刻
之。而請其序。予考其舉大與余宿志
合也。因為不辭作之序云。

寬政九年丁巳夏五月八日

平安皆川愿撰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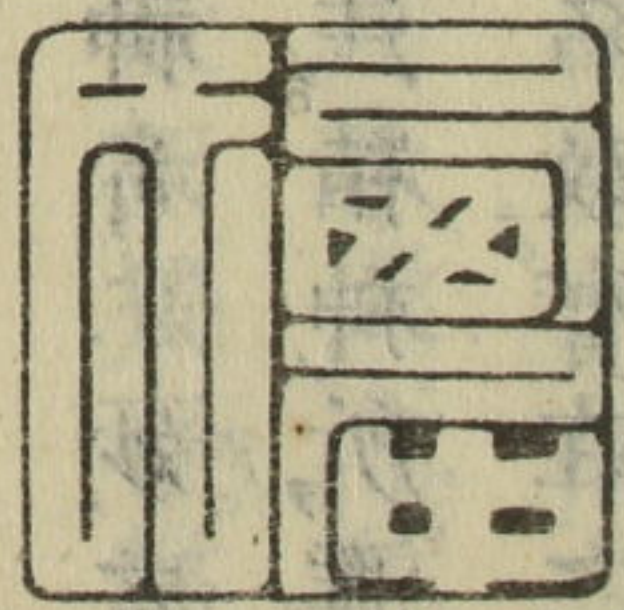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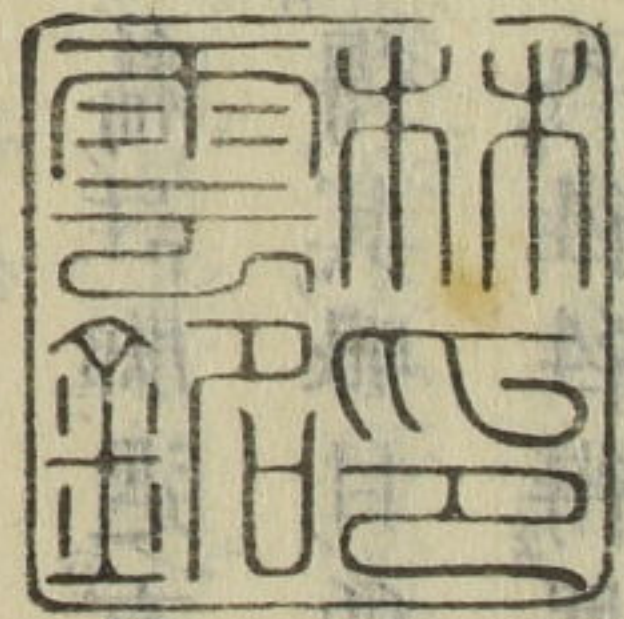
增註莊子因序

古今能文之士。有不讀莊者乎。既讀。有不贊其神奇工妙者乎。余竊謂讀莊者。實未嘗讀得莊。而贊之者。亦未嘗贊得神奇工妙處也。何也。蓋凡讀書家。必先識得字面。而後能分得句讀。分得句讀。而後能尋得段落。尋得段落。而後能會得通篇大意。及篇中眼目。所注精神。所滙此不易之法也。莊之爲文。其字面有平易醇雅者。卽有生割奇創者。其句讀有徑捷雋爽者。卽有艱澁糾纏者。其段落有斬截疏明者。卽有曼衍錯綜者。若不逐字訓話。逐句辨定。逐段

分析如前此註莊諸家解其可解而置其不可解甚至穿鑿附會顛倒支離與作者大旨風馬無涉凡篇中眼目所注精神所滙悉付之雲霧惝恍雖極口嘉贊無殊醉呶夢寢莊必不受也余註莊二十有七年矣鐫木之後分貺良友卽攜歸里貯建溪別墅與二三方外畸人講究丹訣借爲印證原不靳於問世寅尹閩變余家盡爲逆氛毀奪所註經書藏稿十餘種同作劫灰而是書賴有鋟板獨存懲羹吹齏不得不爲無窮之慮與近註古文析義前後編並行於世今日遍及海內矣茲再加繙閱其中有鄙意所未

盡者恐初學或費探索因竭四閱月玩味揣摩之力重開生面將內七篇逐段分析逐句辨定逐字訓詁誓不復留毫髮剩義而外篇雜篇雖屬內篇註脚遇有神奇工妙處亦必細加改訂分別圈點鈎截得其眼目所注精神所滙而後已至如質手擬莊攬入篇內徃徃得罪名教實莊之秕莠蝨賊必不可姑容者謹一一摘其紕繆從旁抹出鐫爲定本以公同好昔朱晦菴大學章句成於五十九歲至七十一猶改註誠意章學以年進務求至當不易良工苦心千載如見余何敢妄擬古人但以數十年寢食於莊久

已稔其大旨。迄今論定而改落字句之間。始無遺憾。因歎著述之難如此。海內讀莊者。開卷欣賞。如見其人。不至茫然射覆臆鉤。僅為世俗虛贊。當亦諒余今日之苦心也夫。康熙戊辰季秋望日。三山林雲銘。西仲氏題於西湖畫舫。



補義莊子因序

郭子玄解莊也。晉時清言家之莊而非古莊也。宋明諸家解莊也。宋明諸家之莊而非古莊也。然則莊其不可見乎。匡廬之山。右而望之為峰。左而望之為巒。而其為廬山則固在焉。則莊豈不可見乎。去歲余嬰疾。自春涉冬。前日之業。棄如土。明日之事。死為隣。於是讀莊。欣然有會於

莊子內
心。心會意樂。遂取林氏因訂之次第。治之終補。其闕矣。太史公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學。儒學亦緇老子。余學儒者也。則諸老先生猶謂其可相繼而疑於余乎。凡人之相交。情同則親。異則踈。今相會乎一堂之上。聊娛一日之餘。間誰亦舍賞心之悟而就他強語乎。雖笑不樂矣。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者爲友。莊叟已言。

之乎千歲之上。余則今欣然有會於心。引以相語。取以爲友。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故余自以爲莊非異世人也。驩友而已矣。又何暇論其道同與不同。如曰莊之可見也。以其所可見而見之也。林氏豈然乎。則余固亦直寄焉爾。而爲不知已者。詬厲也。則有所不恤焉。雖然。林氏亦可謂知莊矣。其論蘭亭序也。卓乎有所見矣。詩云。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信斯言也。雖諸老先生亦讀莊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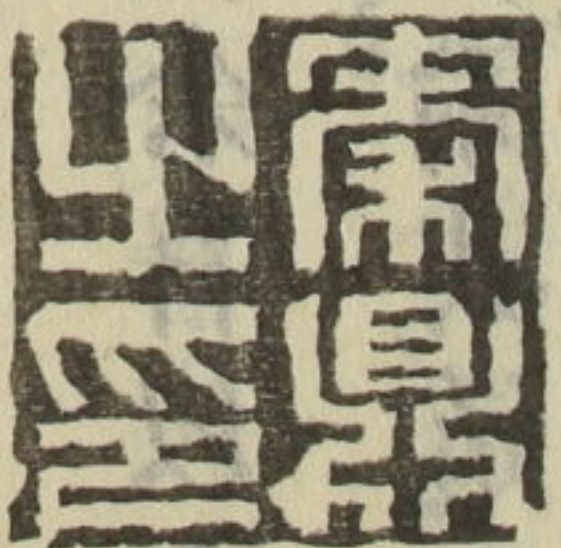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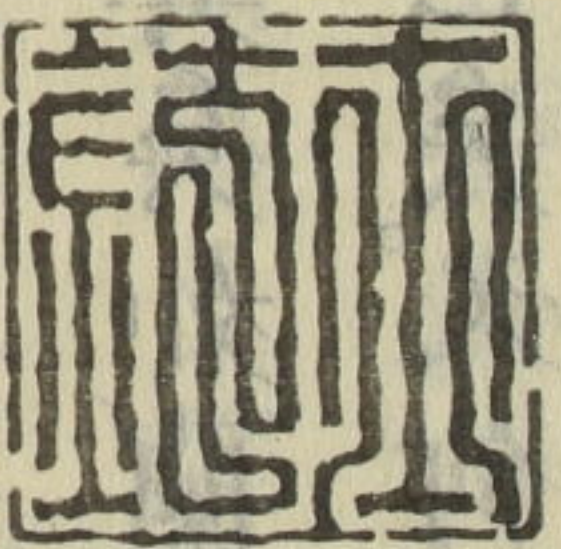
寬政八年丙辰春三月

與不同。或曰其尾張。其出以共秦鼎。撰而與之。

茲非異。其入也。雖文而曰。

詰。其以爲文同。而文其。

文平。其適文。上余。則令。其然。有會。其心。其以。其



凡例 計五則

凡按明清人卷。往往有自批其文者。借甚矣。此有。凡例。及每篇總論。亦然。今不取。則不然。不可不辨也。

- 一 字面訓詁。照填於本句之下。然後再解本句之意。如本句既解。應合數句。而總解者。必加一小圈別之。
- 一 每段必分疏本段大意。或加評語。凡遇小段。則加已上二字。遇全段。則加通段二字。俱加一小圈別之。
- 一 凡篇中綱領段中眼目。必旁加重圈。其埋伏照應處。旁加黑圈。其措意精深。摘詞工妙處。旁加密圈。○○其轉折另提。或襯貼找足處。旁加密點。、、、其小住歇處。必加橫截。一其大住歇處。必加曲截。L原

本缺畧。今悉補出。庶學者開卷了然。不煩探索。
 每篇後總論。必先揭出本旨。逐段卸接脫卸。如換一篇。
 全章入股文字。俱要還他渾渾成成。一篇妙文。不敢如
 前此註莊諸家。輒指東話西。自逞機鋒。將本旨盡行埋
 沒。却也具眼者諒必知之。
 一原本音註總彙。二紙冠於編首。今恐煩學者檢閱。特改
 列於本字之傍。舉目即得。甚為省力。

西仲氏再識



莊子篇目

卷之一 內篇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卷之二 內篇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卷之三 外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卷之四 外篇

莊子篇目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卷之五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卷之六

雜篇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

列禦寇

天下至

莊子總論

三十三篇之中反覆數十萬言大旨不外明道德輕仁義
 一死生齊是非虛靜恬澹寂寞無爲而已矣篇之有內有
 外有雜皆出於世俗非當日著書本意內七篇是有題目
 之文爲莊子所手定者外篇雜篇各取篇首兩字名篇是
 無題目之文乃後人取莊子雜著而編次之者逍遙遊言
 人心多狃於小成而貴於大齊物論言人心多泥於已見
 而貴於虛養生主言人心多役於外應而貴於順人間世
 則入世之法德充符則出世之法大宗師則內而可聖應

帝王則外而可王。此內七篇分著之義也。然人心惟大。故能虛。惟虛故能順。入世而後出世。內聖而後外王。此又內七篇相因之理也。若是而大旨已盡矣。外篇雜篇義各分屬。而理亦互寄。如駢拇馬蹄。胫篋。在宥。天地。天道。皆因應帝王而及之。天運則因德。玄符而及之。秋水則因齊物論而及之。至樂。田子方。知北遊則因大宗師而及之。惟逍遙遊之旨。則散見於諸篇之中。外篇之義如此。庚桑楚則德玄符之旨。而大宗師應帝王之理寄焉。徐無鬼則逍遙遊之旨。而人間世應帝王。大宗師之理寄焉。則陽亦德玄符

之旨。而齊物論。大宗師之理寄焉。外物則養生主之旨。而逍遙遊之理寄焉。寓言。列禦寇。總屬一篇。為全書收束。而內七篇之理均寄焉。雜篇之義如此。若刻意繕性。義有所屬。而無味。讓王。盜跖。說劍。漁父。義無所屬。而多疵。昔人謂為昧者。勦入。非虛語也。天下一篇。則後人訂莊者所作。是全書之後序耳。然則或曰外。或曰雜。何也。當日訂莊之意。以文義易曉。一意單行者。列之於前。而名外。以詞意難解。衆意兼發者。置之於後。而名雜。故其錯綜無次如此。蘇子瞻謂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猶信。

雜說
東○意○兼○發○者○置○大○於○旁○而○不○察○其○論○議○其○大○吸○也○於○千
以○文○辭○足○以○一○道○者○其○言○亦○不○可○少○也○而○不○察○其○論○議○其○大○吸○也○於○千
全○書○之○外○其○且○然○則○近○日○之○說○亦○不○可○少○也○而○不○察○其○論○議○其○大○吸○也○於○千
內○外○之○說○亦○不○可○少○也○而○不○察○其○論○議○其○大○吸○也○於○千
與○其○說○之○既○然○則○其○言○亦○不○可○少○也○而○不○察○其○論○議○其○大○吸○也○於○千
文○言○而○齊○於○命○大○宗○而○文○聖○治○於○世○則○其○言○亦○不○可○少○也○而○不○察○其○論○議○其○大○吸○也○於○千

莊子雜說 計二十六則

一○莊○子○另○是○一○種○學○問○與○老○子○同○而○異○與○孔○子○異○而○同○今
人○把○莊○子○與○老○子○看○做○一○樣○與○孔○子○看○做○二○樣○此○大○過
也。
一○莊○子○全○部○以○內○七○篇○為○主○外○篇○雜○篇○皆○各○分○屬○而○總○不
離○其○宗○今○人○誦○其○文○止○在○字○法○句○法○上○着○意○全○不○問○其
旨○之○所○在○此○大○過○也。
一○莊○子○末○篇○歷○叙○道○術○不○與○關○老○並○稱○而○自○為○一○家○其○曰
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此○種○學

問○誠○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一○者○世○人○乃○以○老○莊○作○一○
樣○看○過○何○也○

一○莊○子○另○是○一○種○學○問○當○在○了○生○死○之○原○處○見○之○其○曰○遊○
于○物○之○所○不○得○道○一○句○即○薪○盡○火○傳○之○說○為○全○部○關○鑰○
老○子○所○謂○長○生○久○視○則○同○而○異○也○孔○子○所○謂○未○知○生○焉○
知○死○則○異○而○同○也○

一○莊○子○言○逍○遙○言○重○闖○心○期○乎○大○老○子○言○儉○言○慈○言○嗇○心○
期○乎○小○是○其○工○夫○不○同○處○老○子○言○無○名○天○地○之○始○莊○子○
却○言○泰○初○有○無○無○有○無○名○則○無○名○之○上○尚○有○所○自○始○矣○

春秋猶舊史周
末語志記也史
經一也然歷世
之久其傳難詳
列子所謂上世
之事若存若亡
故後世聖人唯
議其大不能辨
其細不可辨而
不辨是聖人之
智而說者引孔
子論之本文所
無不可從矣大
抵註者欲孔莊
之同然孔子言
外內不相及是
不同則所以為
莊也說者察諸

是○其○立○論○不○同○處○若○云○子○夏○之○後○流○為○田○子○方○子○方○之○
後○流○為○莊○周○即○謂○莊○子○與○孔○子○同○而○與○老○子○異○亦○無○不○
可○也○

一○莊○子○宗○老○而○黜○孔○人○莫○不○以○為○然○但○其○言○曰○春○秋○經○世○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何○等○推○尊○孔○子○若○言○其○宗○老○
也○則○老○聃○死○一○段○何○又○有○道○天○倍○情○之○譏○乎○要○知○著○書○
之○意○是○非○固○別○有○在○難○與○尋○章○摘○句○者○道○也○

一○莊○子○只○有○三○樣○說○話○寓○言○者○本○無○此○人○此○事○從○空○摹○換○
出○來○重○言○者○本○非○古○人○之○事○與○言○而○以○其○事○與○言○屬○之○

危言者隨口而出。不論是非也。作者本如鏡花水月。種種幻相。若認為典實。加以褒譏。何啻說夢。

一莊子五十三篇載在漢書藝文志。嚴君平作老子指歸。所引用者多書中不載。如闕奕意脩危言。遊息子胥等篇。世存其目。則此書為郭子任刪定無疑。但外雜兩集尚有膺手。未經擯斥。世無明眼。以為相沿已久。不敢復道。然亦不可不辯也。

一莊子生於戰國。兵刑法術之家。徒亂人國。其所云絕聖弃知。倍斗折衡等語。皆本於憤世嫉邪之太甚。讀者不

以詞害意可也。

一莊子詆訾孔子。世以為離經畔道。不知拘儒剽竊乃離經畔道之尤者也。攷書中所載孔子。不過言其問業于老氏。子貢稱夫子無常師。是不足為詆訾者也。若盜跖漁父。及其徒為之。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亦已甚矣。

一莊子篇中有一語。而包數義者。有反覆千餘言而止發一意者。有正意少而傍意多者。有因一言而連類他及者。此俱可置勿論。惟先求其本旨。次觀其段落。又次尋

其眼日照應之所在亦不難曉

一莊子有易解處有艱澁難解處有可作此解彼解處俱無足疑止玩上下文來路去路再味其立言之意便迎亦自解矣

一莊子學問是和盤打算法其議論亦用和盤打算法讀者須知有和盤打算法

一莊子學問有進一步法其議論亦每用進一步法讀者須知有進一步法

一莊子肯近老氏人皆知之然其中或有類於儒書或有

類於禪教合二氏之長者方許讀此書

一莊子為解不一或以老解或以儒解或以禪解究竟牽強無當不如還以莊子解之

一莊子大肯說外死生輕仁義黜聰明詞若不殊而其每篇立意却又不一當于同處而求其異當於分處而求其合自有得於語言文字之外若草草讀過便是不曾讀

一莊子用字有與他書不同如怒而飛非喜怒之怒冷然善非善惡之善游心乎德之和非和順之和此類甚多

當具別解

一莊子命意之深處。須以淺讀之。為文之曲處。須以直解之。若一味說佞說妙。只管附會入心性裏。向去便成一部野狐禪矣。今人蹈此病者。什之八九。須痛絕之。

一莊子或取其文。不求其理。或詮其理。不論其文。其失一也。須知有天地來止有此一種至理。有天地來止有此一種至文。絕不許前人開發一字。後人摹倣一字。至其文中之理。理中之文。知其解者。且暮遇之也。

一莊子似個絕不近情的人。任他賢聖帝王。矢口便罵眼。

大如許。又似個最近情的人。世間里巷家室之常工技。屠宰之末。離合悲歡之態。筆筆寫出。心細如許。

一莊子當隨字隨句讀之。不隨字隨句讀之。則無以見全書之變化。又當將全書一氣讀之。不將全書一氣讀之。則不知隨字隨句之融洽。

一莊子當以看地理之法讀之。欲得正龍正穴。於草蛇灰線。蛛絲馬跡處。尋求徒較量其山勢之大小。無有是處。

一莊子當以觀貝之法讀之。正視之似白。側視之似紫。睨視之似綠。究竟俱非本色。纔有所見。便以為得其真。無

有是處。

一莊子當以五經之法讀之使其理為布帛菽粟日用常行之道不起疑異於心則與我相親矣。

一莊子當以傳奇之法讀之使其論一人寫一事有原有委鬚眉畢張無不躍躍欲出千載而下可想見也。

莊子列傳

史記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

逍遙遊篇第一
鼎曰逍遙遊一
篇用大字凡二
十二鯤鵬形大
椿大年大皆借
以喻心之大心
大而其逍遙遊
其逍遙遊其所
作用無不為矣
然亦有小為之
對而有六名矣
至於天無已無
功無名則其大
極矣如大鵬大
樛能用其大則
為逍遙遊妙用
矣

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狐
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
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莊子因卷之一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內篇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怒而飛怒即怒呬怒生之其翼若垂天之雲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

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

齊諧古書名

南冥句解一語作收束齊諧句解

諸之

獨見曰鯢之大
作一層寫鵬之
大作而層寫鵬
曰標註舉獨見
最多幅隘不能
每條登各名後
無名者皆是也
王元沃曰莊子
同放我一小大
也同彼我者不
得不存一小大
者不得不和所
以製有諸之名
也南冥齊諧四
句欲合欲斷意
連詞斷鵬之大
至于此則可以
朝發夕至矣以

齊諧古書名

南冥句解一語作收束齊諧句解

諸之

齊諧古書名

南冥句解一語作收束齊諧句解

諸之

六月息可想見其道遙生物之息起初不過欲得野馬塵埃到培得厚則可以負大翼沈一貫曰天地間有生之物必有氣息以相吹凡遠而不可至極者其色皆黯然而意天亦以其遠不可至而人姑以蒼一稱之乎

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而震蕩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扶搖爾雅云磁風也去以六月息者也六月息仍主半年而後止息解蓋其任意道遙一去一息動經半年則其為大年可知三千里言其遠九萬里言其高六月息言其久見其大則無不大之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馬日中遊氣也生物造物也息氣之翕關往來也三句寫出造物之妙見氣至而動使鵬得以施其擊搏之能發明上文海運的道理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五句言天之下有許多容得逍遙處故鵬之自然無碍諸解謬妄可笑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矣或曰野馬田間浮氣龍樹大士曰日光著微塵風吹之野中轉名之為陽暎愚夫見之謂之野馬渴人見之謂之流水翻詠名美云摩利支此云陽炎在日前行一曰猶言白駒過隙師古曰白駒日景也說見通雅李卓吾曰視下蒼然高却以視上蒼三比之風在下是高却在

坳堂堂之凹處○設一喻取勢○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根上下垂天之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纔是而後乃今培風培訓方搏之時言就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無有折而壅之而後乃今將圖南將者猶未徑去有遲回審顧之意言不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之故連調與鸞鳩笑之曰鸞小鳥學飛之用而後乃今四字奇幻尤絕已上言鵬所以搏小鳩也○笑人倒是此我決起而飛捨榆枋決起不遺餘而飛也捨突也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控投也而已他願也亦無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笑其培風而後適莽蒼者外三餐而反腹猶果然有一日之食適百里者宿春糧

莊子

逍遙遊

二

先以水立喻。無端。或曰。小知。宰官。小年。衆人。非對語。何准。南子。小人。不及。大人。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註。朝菌。朝生暮死。之虫。生水。上。狀。如。蠶。蛾。一名。慈。母。海。南。謂。之。虫。邪。此。處。若。仍。用。大年。接。下。便。味。如。嚙。蟻。下。振。轉。彭祖。一。句。使。人。于。言。外。領。其。神。

當蓄數。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人之出行。猶計程。儲糧如此。况。鵬。圖。南。之。遠。有。六。月。程。途。若。不。培。風。能。免。天。闕。之。患。乎。○又。設。一。喻。取。勢。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不相。及。非。對。語。也。玩。下。文。便。知。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犬。芝。也。天。陰。生。糞。土。見。日。則。死。蟪。蛄。不。知。春。秋。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此。小。年。也。○以。小。年。僅。成。其。為。小。知。者。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大年。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冥。靈。大。椿。各。自。為。春。秋。則。一。瞬。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與。之。並。也。此。世。人。之。小。知。亦。因。其。居。短。景。與。二。蟲。之。見。無。異。所。以。可。悲。○已。上。言。鵬。所。以。能。六。月。息。之。故。皆。申。明。諸。言。因。行。

味。或曰。窮髮列子。作終髮。按此段。亦所謂融成一。片者。而註於。垂天之雲。句。作。截。非。是。又。曰。淮。南。扶。搖。抄。抱。羊。角。而。上。註。扶。攀。搖。動。抄。抱。了。展。也。按。扶。搖。與。羊。角。同。是。形。容。語。後。為。風。名。亦。焦。弱。侯。曰。禽。經。雉。上。有。文。鷲。止。有。赤。典。尺。通。亦。作。斥。鴉。是。小。雀。也。方。密。之。曰。豈。即。鴉。乎。李。真。喜。

文融成一片。不可分析。故諸。湯之問棘。也是已。棘。人名。列。子。作。夏。革。故。既。引。齊。諧。又。徵。之。湯。問。也。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上。天。池。屬。南。冥。此。屬。北。冥。是。文。之。變。處。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長。上。總。言。其。大。此。分。出。濶。長。來。且。先。言。其。形。體。然。後。點。出。魚。名。又。其。文。之。變。處。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魚。是。魚。鳥。是。鳥。又。其。變。處。列。子。湯。問。語。止。此。○前。引。齊。諧。三。句。單。証。篇。首。從。於。南。冥。一。語。未。及。於。魚。鳥。之。大。故。又。引。此。以。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羊。角。風。之。旋。者。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重。述。斥。鴉。笑。之。曰。小。鳥。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翺。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

曰斤鵬比宰官。大鵬比列子。乃莊文本旨。大鵬培風而行。列子御風而行。搏扶搖者六月而息。冷然者旬五日。而反影切成文。乘天地以下。乃自道或曰淮南。作定于死生之境。通于榮辱之境。陸注宋子忘毀譽而不能忘。矣。定分而不能忘矣。辨境而不能忘辨矣。有所待便是倚。

至也。而彼且奚適也。上文之笑。在自安於拙。此則此小大之辨也。此只就物之分量言。與上文小知大知。少年大年。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亦莫不自以為至。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即宋鉅。宋之賢人也。猶然笑貌。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不在所效所比所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重內而輕外。自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世間之人。如雖然。猶有未樹也。世不能自樹立於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順利無旬有五日而後反。超出於內外之分。榮辱之境。能自樹立於世外矣。

著於物而不能。道通南真比真。亦無在。此是暗相照。心至人三句。分三段。致福則有已。必宵然喪而後無。已。知效則有功。矣。必陶鑄堯舜。而無功矣。辨宋厚則有名矣。必不越樽俎而後無名。

立字與上出學。降字俱有自然。

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知為善致福之人。如此者。亦不多得。不但世俗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必待風而御之。若夫乘天地之正。陰陽二氣之正。而御六氣之辨。息之變。以遊無窮者。不死不彼。且惡乎待哉。此是極大身分。極高境界。極遠程途。極久閱歷。用不得一毫幫襯。原無所待而成。此道遙遊本旨。故曰至人無己。無待於己。神人無功。無待於功。聖人無名。無待於名之所歸。三句發無待之名。義見大之至者。非世俗所能與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喻臨下之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取水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喻逮下之德。有大小。二喻謂夫子立而天

莊子曰

卷之二 道遙遊

曰

之功效不假毫作用也

或曰曰覽許苗

林不過一枝歸

已若乎注爾焦

小鳥也單疾也

便息也歸終也

婦休鑿解

焦註說文鼠

一曰偃鼠沈註

君其休矣吾何

用天下為哉莫

說已治你就不

會也與我無下

是跌進一層法

當底也韓子五

厄而無道或曰

西京賦望荷篠

以徑庭一說言
運路之與中庭
偏正殊絕猶言
霄壤也曰然若
是然其狂而不
信或曰淮南籍
者不言聾者不
聞豈獨形骸有
瘖聾哉心志亦
有之又曰太玄中
首見命天之氣
旁礴地之形又
賦旁薄群生封
禪書旁魄四塞
又画史解衣盤
礴陸註所謂我
無為民自治我
無欲而民自朴

莊子

卷之一

四

下治德盛而人自化即易所謂見龍在田而我猶尸之吾

自視缺然燭火光難浸請致天下已上讓天許由曰子治

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

之名致治之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有致治之實足也鷦鷯巢

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二喻應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勞尸祝當為其逸然格神實藉尸祝隱隱見天下治已

其實但不肯居其名耳二句找上猶代子句○此段引証

無名

聖人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

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使人驚懼不已大有逕庭音頊不近

人情焉斷其不信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

人居焉處肌膚若冰雪形淖約若處子態不食五穀吸風

飲露食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行動○先寫出

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不用意天下而天下賴之

外者此一句最重吾以是狂而不信也狂以為妄也言其

連叔曰然信接輿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

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

莊子

卷之一 逍遙遊

五

我好靜而民自正者或曰淮南有炎洪水弥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曾臆之中矣若然者天下之間猶飛羽浮芥也孰肯分然以物爲事註分猶意念之貞又曰爲一世斷乎亂句諸解不文此段俱叙舜字陸註堯舜事皆在陶鑄之中或曰淮南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

指瞽聾四猶時女也時是也謂是言乃汝之謂也接輿言句之言破他狂而之人也本可信奈不知者以不狂爲狂耳孰敝敝焉以天下爲事旁礪混同充塞純以神用也於治世而世自受治於神人有莫知其然之妙者神人無心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自已先有勝物本領疵癘所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以其精治身而出其粗迹猶可理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資貨也章甫殷冠名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

註四子堯時隱士四子不用天下則堯視天下亦無用矣揚升庵曰上文皆說大此而段說用大矣如笑之以王之笑陸註執落猶落落沈註平淺兒通雅史記吳落其典獲通瓠種而成五石喻道成道大則不能用道毀則不可用故決裂而奔之或曰韓子相殺謂田仲曰穀有執

之禮冠雖貴無奈有用不着之時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在已之所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四子舊作許由齧缺王倪被衣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汾陽堯都也窅然空諸所有即有天下在已皆用不着猶越人視章甫耳此段引証至人無已諸解枉捏可笑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堅重也非一人之力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所能持不便於用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雖便於自舉但瓠既大剖而小非不鳴然人也吾爲其無用而措之擊碎也剖與不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

左子月 卷之一 道遙遊 六

堅如石厚無竅
其可以盛也厚
無竅不可剖以
盛物如堅石不
可剖以斟曰然
穀將以之今
田仲無益人之
固亦瓠之類也
音均凍圻也今
諺言託為蓋手
方密之曰龜音
均此附舍戰字
也向曰龜均折
也司馬曰折如
龜文則不必改
音矣李卓吾曰
恐世人疑此等

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龜圻也泝泝洗也統絮也冬月漂絮有藥故手
不圻裂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
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此拙於用大者客得之
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
冬月水戰手不此善於用大者裂地而封之能龜手一也或以
圻裂故能取勝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又能用不今子有
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能總斷之今子有
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慮謀也以此為舟楫如大酒樽
之形浮於江湖且其性不沉可以乘之而憂其瓠落無所
而恣其逍遙之樂非善於用大而何而憂其瓠落無所
容身既容矣更何所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之心猶
不容而徒憂乎

李問世絕俗
茫蕩無用故復
設瓠樽二喻或
曰中流失船一
壺千金靈與瓠
同司馬云腰舟
得大道則可藉
之道遙于域外

其不能慮而徒憂所以謂之拙於用大也○此段言得其
用則大不得其用則小瓠空心之物暗喻居心故謂之有
蓬之心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惡木名其大本擁腫而

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皆無可用立之塗匠者不

顧雖便於伐亦去之而不伐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同畔而

惡木去之而不伐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同畔而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屬狐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敖

之閑遊者伺而屬狐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

欲捕得之也見害於物雖今夫斄牛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如頽雲之

與篇首鵬翼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其技反不如狸狌以各有所長不必

來也體亦耳以待其

所比不同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其技反不如狸狌以各有所長不必

明照道通二字

逍遙遊三字是在叟造端託始之意一經說破不過窺見甜一着議論已落架于裡因借鯤鵬

相為用也。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即以其無用之。地置之。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即無用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匠者不顧。正無所可用。雖與身共之。安所困苦哉。却免狸狌機辟罔罟之害。吾言大而鼠相同。此段言小而有有用。不若大而無用也。樹猶樹立。暗喻應世。故言物無害者。見無用。正足以避害。得遂其逍遙之樂也。

逍遙徜徉自適之貌。遊即所謂心有天游是也。此三字是莊叟一生大本領。故以為內篇之冠。然欲此中游衍自在。必先有一段海濶天空之見。始不為心所拘。不為

翻空而入。用太以六月息。句在雲烟有無中。略影一筆。層層翻跌。筆三盤旋。直追至以遊無窮。句。教逗遊字。一枝滿腹。暗折到逍遙乘雲御飛。因逍遙而明帶出遊字。官然喪天下。所以得逍遙之故。大椿浮乎江湖。所以濟逍遙之具。無用之言。惠施已說明喻意。而此却只就喻意還答。

世所累居心應世無乎不宜矣。是惟大者方能遊也。通篇以大字作眼。借鵬為喻。意以鵬之圖南。其為程遠矣。必資以九萬里之風。而遲以六月之息。蓋以鵬本大。非培風不能舉。况南冥又非一蹴可至者。人之他適。計程贏糧亦猶是已。蜩與鸞鳩輩何足知此。知有大小。緣其年有大小。其不相及也。固宜。獨不聞冥靈大椿。自為春秋。則鵬之自為春秋可知。是其六月息也。在鵬不為久。又可知矣。彼彭祖者。誠何足數。此鵬之所以為大如此也。雖然此非吾臆說也。又非諧私言也。湯之問棘亦嘗

趁勢點醒道通
二字前段如烟
兩迷西龍變虎
躍後段如風清
月朗梧竹滿跡
善說者要須撓
閑枝葉方見本
根千古奇文原
只是家常茶飯
也

及之矣。至如鵬之適而斥鷃之笑也。誠不異於二蟲所
云。此無他。小大故也。彼世之一得自喜者。何以殊此。乃
宋榮子進矣。以未樹而未大。列子又進矣。以有待而未
大。惟夫乘陰陽二氣之正。御六時消息之變。以遊於不
死之門。方可為大。即所謂至人神人聖人是也。於何徵
之。如許由之不為名也。此無名之一証也。藐姑射之不
為事也。此無功之一証也。堯之宵然喪天下也。此無已
之一証也。皆能用之以成其大也。然非致疑於大而無
用也。故不龜手之藥。得其用則大。不得其用則小。居心

者。視此矣。抑非必求其有用而始為大也。故狸狌聚牛
或以有用而致困。或以無用而免害。應世者視此矣。大
瓠也。大樹也。又一鵬也。何不可遂其逍遙遊哉。人惟求
其大而已。篇中忽而叙事。忽而引証。忽而譬喻。忽而議
論。以為斷而非斷。以為續而非續。以為複而非複。只見
雲氣空濛。往返紙上。頃刻之間。頓成異觀。望方壺云。統
中線引草裏蛇眠。謔得之矣。

齊物論第二

歸有光曰欲存天下之物論必視諸未始有物之先李卓吾曰篇內云彼是莫得其耦今曰似喪其耦便有忘物忘我之意李表一曰喪耦我固在也喪我則并我無之矣呂吉甫曰嗒然之間知今隱几之不同則其觀之亦察矣蓋昔之隱几忘物時也今之隱几遺物

齊物論

卷之二

內篇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緩吹嗒然似喪其耦嗒然相忘

而面立於獨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

木體不可使如死灰乎念不起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

几者也前人隱几無嘘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

者吾喪我汝知之乎無我相故形槁木而無言心死灰而無知也解嗒然意汝聞人

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地籟所從出曰籟

天籟無形而生即下文風所從出由於氣喻人之有子游

曰敢問其方也類也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噫氣是惟

時也陸註昔前此也劉須溪曰飛天地間得其尤無根者曰風知風之所從起與其所受受則不存者存諸但秀曰大塊郭氏謂無物成法師云造物又云天也按大塊載我地積塊皆爲地也此似指天地間噫氣豈是也李註獨不聞獨不見言地籟之作止汝所嘗聞見以其所嘗

齊物論

齊物論

十

聞見而究其所
未嘗聞見則天
籟可知矣或曰
琴三李本作應
三亦應廣句應
風行九秋
風瀾三以蕭
婦有先曰風一
也聲隨聲異言
從心竅亦然道
一而已方密之
曰長佳側用崔
見也于風一
下唱字竅一
下和字用字各
奇王註今俗呼
風少為調地
而采者皆以嫩

無作但緩出如今日隱几之作則萬竅怒鳴而獨不聞之
 音流 應而不動作則無事矣 山林之畏佳 音棒 處所以受風者 大木
 簌簌乎 之聲故曰聞 似鼻 似口 似耳 似枅 似朽 似柱 似榱 似椳 似榘
 百圍之竅穴 似鼻 似口 似耳 似枅 似朽 似柱 似榱 似椳 似榘
 似圈 厄匪之 似白 似注 似汚 似汙 似汙 似汙 似汙 似汙 似汙 似汙
 而各形各聲中 又有不齊如此 冷風則小和 輕風則隨 飄
 風則大和 疾風則隨 厲風濟則眾竅為虛 竅寂然矣 而獨不見
 句言風勢粗細不同而各形各聲中 又有不齊 而獨不見
 如此 上從無生有 此自有歸無 來路去路井然

條為一擬言
二然可擬或曰
言風之吹有方
不同而不有也
方不成語天
地蓋有方不
之謂富淮南有
方不同而便
性不若天籟而
即地籟以揭
變化玲瓏者字
頭斷說自有神
味地籟尚無
心天籟豈可有
心哉遙望言非
吹也句開三定
靜安慮也問三
探察瑣屑也矣

之調調之刁刁乎 調調刁刁是樹上枝葉掃動之形故曰
 句句形容不齊之狀為 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
 比竹是已 再提起則無處安着趁此一句便補下則漏若
 之細 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
 自取怒者其誰邪 固不同矣但使其為竅如此即為吹如
 此若皆自取其怒號者誰為之邪誰字與自已相 大知問
 應暗指天也 三句答天籟為下 有知而言起引 大知問
 問小知問問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知與言是一篇之眼然
 此四句立局極得振振挈領之法有知有言是非之所從
 出便是無中生有了大知謂全體小知謂一端大言謂通
 論小言謂偏解一人之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
 身皆有不必分別優劣

二光明洞達也
唐二典沾二同
脩飾也幅也陸
註採則魂其神
交而為夢覺則
魂其形開而應
幸沈詩覺則目
開意悟唐荆川
曰入是非字殺
去聲與日消照
溺正解溺于其
中不能使之他
往老漁猶舊漁
或曰通雅姚興
淫通慈寧高漢
昏愁服即惛服
樂出虛暢則有
而忽無蒸成菌

構日以心闕。縵者遲留。害者深藏。密者計較。小恐惴惴大
恐縵縵驚懼。其發若機括直遂。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
詛盟執拘。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
一人之身。無論寐覺。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
心闕之變態如此。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
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既以心闕。則神明且勞而消喪。故
其初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漁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既以心闕。則在內之閉藏。若受緘縲束縛。竟成一老漁之
無水。全不流動。如速死之人。無復有生機矣。此言心闕
之害如此。文中字句新奇。若喜怒哀樂慮嘆。慮則預度未
怪不異。非樊籬中物也。喜怒哀樂慮嘆。慮則預度未
既變熱。變則反覆不定。姚佚。姚佚。姚佚。姚佚。姚佚。姚佚。
姚佚。姚佚。姚佚。姚佚。姚佚。姚佚。姚佚。姚佚。姚佚。姚佚。

鬱則無而忽有
樂音落所蕪所
生之故也或曰
德克符日夜相
代乎前而知不
能規乎其始者
楊慎曰此節從
性情上認取真
宰猶象竅之徒
天籟來沈註已
乎追之而不可
及談之而不可
及之意非被無
我不怒虛舟也
沈註凡無朕兆
者心無可行之
迹與可信之理
今此真宰人人

喻其乍作。蒸成菌。喻其倏生。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
萌。承上言心闕之害如彼。非明知之而故蹈也。緣此心司
是非。自有無窮之變態。無端忽生。循環相代。猶吹萬不
同之籟也。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言欲知此變態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言非
之動。則我不能自生。但非我有以受之。則彼亦不能獨生。
於我。是我與彼相因。以生此。無窮之變態。非甚遠而難知
也。究亦莫知其誰為使。然。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字取字。應上文。使其自取。怒。句。若。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其所為使。者似有真宰存乎其。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
情而無形。若真宰之所使。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
而見哉。當求得。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試
其情而可矣。

齊物論

有而可行。人人有而自信。一舉足一舉眼。就在面前。終不見其形。蓋有情無形。寓之不可執之。不可主意。與孟子從其大。休章相似。揚慎曰。此非從形體上認取真君。即與象之天籟。或曰。就君臣字。交宰厚。君林註。手足耳目。互相為用。足時用手。二時用足。陸註。存焉。亦問辭。真君。其我

不可見之情。求之於身。問其最親厚者。為誰。○第一層。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問人所有數件。或皆可親。而悅。無所分別乎。抑亦有所極。親於其間乎。焉亦問詞。○第二層。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問在我身中。皆為服役。於我者乎。○第三層。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乃均。服役於我。則不能相為統攝。或於服役之中。互為統攝乎。○第四層。其有真君存焉。彼遞相君臣者。畢竟役人。而亦役於人。若真君也。真君。即真宰。○層層擊出。應上其誰耶三字。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既知於真君。求其情矣。若求而真不加損。蓋此真自我受形以來。本無喪失。與物相及。直待形盡而止。其與我相親。相私。相洽。如此。相廢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

且暮不離。不以求得而存。不以不得而無。真君於人。本無益損。但憚之則迷。迷則凡耳。真君與我。情厚。不忍。亡。本我當置他於安宅。而今則否。或曰。言我今受天命。而成人形。當不特亡其真。以待天年之及耳。田子方篇。蓋然其成形是也。又按淮南公羊。哀為人為虎。二者代謝。各樂其成。

見其成功。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真君之至。重如相逆。相順。無有底止。一旦形盡。而此真亦銷滅。無存。誠可愍也。何其昧昧若此。詎以人皆若此。而無有獨覺者乎。暗伏下。以明意。其行文。雖似三疊。却是一氣。外篇所謂哀莫大於心死。是也。○已上言物論不齊之害。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成心。謂人心之所至。便有成見在胸中。牢不可破。無知愚。皆然。知代句。即上文以知日夜相代。非我無所取意。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若心中無成見。則無是非矣。今日適越而昔至。是以無有為。是惠子語。莊子引之。以見其必無是事也。

形不死未死也
 如如也然覺
 之甚沈註成心
 天下篇各為其
 所欲言以自為
 方者也或禹當
 付之不知吾獨
 奈何知之而空
 肆其辨哉索帶
 吹字其所言當
 未定之時如穀
 音之淳朴是曲
 華言惡乎隱是
 喝起一華言隱
 乎榮華總是劫
 矣劉註所言未
 定我以為是被
 以為非物論也

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禹歷九州隨其成心句至此言物論皆人心所造也夫言非吹也謂言有言之理與風吹之無心者其所言者特不同聞着非吹一語撇開甚巧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穀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但所言之是非未有定屬有言之理與未嘗有言之理總不足計穀音鳥雛出外而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言無不可也因何而有真偽是非之道隱於小成言隱於別乎四語俱詰問以起下文之意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小成謂安於一

此起然自達者
 觀之無異數音
 言隱乎榮華即
 以明謂因被是
 非曉之沈註物
 本大同無非被
 亦無非此自被
 者若物而論則
 不能見物而謂
 之異同知者起
 物而論又何同
 異之有在物則
 無非被亦無非
 被所是在被自
 是之時不見
 而其心未嘗不
 自知也因被

察以自好榮華謂私說以相誇此道與言所以蔽也
 儒墨之自是以相非者非以此歟自言非吹句至此言
 是非本自無定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皆成心為之耳
 之是非欲有定論在用我無成心之法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明而已已上言物論有齊之法
 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凡物
 是非各有彼我欲以明者必置身於是非之外易地以觀斯見彼出於是則其為是亦因彼而然耳見字知字皆
 自上而明彼是方生之說也物方生方死亦惠子語莊子
 字生來引之以喻是非之無定耳
 愚意齊物論一篇全為惠子公孫龍等而發蓋惠子輩以
 善辯著名物論所以不齊也故篇中多引其言又指其事
 雖然方生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可因
 是因非因非因是是非之說即生死之說也彼出於是者
 於無是非之中忽然而生彼是譬之

以爲是即彼波
所是若更引惠
子說蓋因糧于
敵破其說也王
註不由不由是
非之途也波是
須尋出箇此非
的偶來方顯淨
他的放是今却
無尋覓他也只
索罷了是非兩
忘豈非道樞從
道樞而得箇環
中的把柄以應
無窮則辨者亦
知是非之無窮
而掃除一切莫
華之言故曰莫

猶方生矣乃有生則有死循環無窮是以聖人不由而照
是非之相因若分別之何處分別
之於天亦因是也天則也。因是其各自爲是而不參之
以已見也。照字根上明字來。生字下天均天倪等字。
此句最是肯緊。因是兩字是齊物論本旨。通篇俱發此義。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
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此言因是之實在以彼之是非
是與無彼。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
之是也。即爲此之是非而不見有彼之
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使彼是則
無有偶對而我常操其是非之樞紐以得其循環之用。不
落於邊際之偏以順應是非之無窮。所謂以明者此已。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

知因其是非而
明之沈註人各
以在我者爲是
在久者爲非以
我指比人指則
人指誠非指也
以入之非指而
比我之指則我
指亦非指也
白馬指物二論
載於篇末請往
觀焉陸註人曰
可因而可之人
曰不可因而不
可之此謂因是
善乘道可存因
而成之物有然
因而然之郭註

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
馬也。公孫龍子有白馬指物二篇且謂白馬非馬辯論雖
過一指一馬道。近理但不若非指非馬之喻爲更全也。天地萬物不
之可通如此。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
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
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天地萬物不過指馬。既
可然不然隨物皆。無異象矣。其中之不可不
有亦無物不有也。故爲是舉建與楹厲與西施恢恹慤怪
道通爲。也。凡物之不同在道則無不通如此。其分也
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破碎曰分。圓
日毀凡物之成毀相因。平陂。就曰成敗壞
往復之理無不可通如此。唯達者知通爲爲是不用。

莊子內
齊物論
五

建橫樞紐通雅
東方朔曰以建
撞鐘建樞紐大
小耳李註適至
也至於得則不
惟非者息是者
亦息故曰幾矣
已二字從不
用生來壹一偏
也為者自以爲
壹不知跳不出
這個圈套也沈
註今之辨者勞
神極慮以為一
而不知其本一
也視芸者若
狙真慢世之尤
者波欲朝四暮

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
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不用不用已是也。寓
諸庸者因人之是也。
蓋無物不可。無物不然。庸衆之中不必自用而愈有以得
其用。用而通通而得。有不知然。然而然。此因是之道。已已無
所不勞。神明為壹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
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
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壹執滯也。狙
公之輸芋以
食。狙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於芋之本數原未嘗加損。使
不。因狙怒而改命之。則狙之怒終不可解矣。此亦因是之
道。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和。謂
也。聖人知其如此。故和之以是非。而止乎天然之則。自無不
均。可通為一。故兩行而無分別也。○自以指喻指至此。言

三則朝三暮四
被必不喜。聖人
和之以是非。即
用此法。兩行。即
是亦一無窮。非
亦一無窮也。

道本無不通。無容執滯。所以發明。因是之故。照之以天者。
心之所及。休乎天鈞者。道之所歸。物論之所以貴齊如此。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
盡矣。不可以加矣。知道者必通於未始有物之先。方為道
之至。方為知之至。古之人。即下面所謂
知止其所不知者。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對也。對。謂
是也。○第一層。其次以為有對也。而未始有是非也。對。謂
俗本為封費。其次以為有對焉。而未始有是非也。○第三層。是
解。○第二層。

陸註。自是非生
而道於是乎虧
矣。道虧則人心
不復知有自然
之真。作好作惡
各成其自愛自
好之私。故曰道
之所由虧。愛之
所由成。
朱註。故猶跡也。

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有是與非。則道為既散之
朴矣。虧猶壞也。○第四層。道之
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愛。即下面好字之義。猶
言尚也。○第五層。果且有成。與
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成。虧。相因於有物之後。以未
始有物觀之。皆無成與虧矣。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

焦註明誇示也
陸註以文之文
恐父字誤
沈註若四子者
而可以謂之成
則我之無成亦
可謂之成矣若
四子不可謂之
成則知彼與我
均無成也成虧
之不辨如此是
故聖人不務分
別之明玄同混
存不自用而唯
取其適用言轉
變不測而光輝
閃爍非聖人不

也。昭氏鼓琴。成於先而虧於後。是成虧之無定如此。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枝。在策杖節。音之具也。惠子之據梧也。以梧為几。據。三子之知幾也。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昭文之鼓琴與師曠之枝策。以其知近精。故為終身篤好。載從事也。唯其好之也。以異。○三句雖平想。語意却重。惠子一邊。於彼。句。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句。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惠子之所好獨翁。故欲明之獨切。不知非所。其子又以文之綸緒終身無成。惠子既終而其子又將堅。竟無所得。○諸辭以文之綸緒。指昭文說。語意割裂支離。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以惠子之事觀之。則物與我本無所

能也。聖人之辯才如此。尚且用不著。而高諸庸。況不及聖人者。乎。則非所明而明之者。可以喻矣。朱註圖志欲也。類此不類均不。離乎言。陸註有始無始。等以氣而言。有。有。無。等。以形而言。曰。此章淮南。秋之詳矣。文長。不載。沈註未知其有。果安在其無果。

謂成。是故消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故滑亂疑惑之中。而明出焉。此聖人之所尚。至此。承上道通為一句。因推原乎道之極。無所謂是非成。虧之數。以見其不得不因是也。物論雖欲不齊。亦不可得。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上面言無。已悉。然而無是非之言。即為有言。亦未知此言果類於是。否也。但任其類者。以為類。不類者。以為不類。則我之言自與彼全矣。請言其。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若言無是非之源。愈進而愈。深。直至於無無。方成極致矣。

安在也終歸于
未始有夫未始
有無而已謂之
指也舉其名迹
雖復然其
歸宿無分別
吾亦無謂之謂
不言之言既性
足為大無餘焉
小也沈註以有
形為大則秋毫
大矣以有限為
小則泰山小矣
以有為壽則
殤子壽矣以喪
生為夭則彭祖
夭矣一上原著
不得言謂之即

○周子大極圖說個無極儒者以為千古未發
之秘不知無極之上尚有無無宋儒未曾道得
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若忽從無無之中說個
是無了則未知此有無果孰為有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
乎孰為無乎有無本無處安着也
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是非之一言矣亦未知此一言為有說乎天下莫大於秋
毫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
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天下之理和盤打算大小壽夭總
地與我並生自天地之視我與視萬物原無兩樣既已為
是萬物與我為一矣此數語是齊物論本義
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既為一矣
則無容有

言也既謂之一
則算不得無言
也與上神禹照
李卓吾曰音意
以至一足以齊
衆教矣而不意
一也原不得
有言無適則因
平一而已
或曰淮南作自
無適適也而字
作則字講陸註
只為立箇是字
便有疆界八德
時俗之所謂德
此陸註論是統

言於其間但謂之一
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
巧歷不能得曆數者也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
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由一而生言由言而
其從此適彼故也若欲無適則所謂因是而已
○自今且
有言至此以無是非之言即為有言不如併此一言之去
待我出言以齊之矣夫道未始有對言未始有常為是而
有畛也夫道無往而不存故未始有對言無存而不可故
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
左與右相
對而相反
有倫有義
在物曰倫
處物曰義
有
分有辯
群則有分
族則有辯
有競有爭
互逐曰競
對辯曰爭
此之謂八德六合
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

莊子內
齊物論

論道理，讓則此
校長短，辨則波
此反覆，通篇大
旨俱在論而不
辯，而不辯而
句道昭而不道
言既明則不道
也。下四句一列
解大辨，不言是
主或曰：孔融傳
贊註，因即列字
五者指昭辨常
清伎而言，友道
也。言此五者，浪
錄而后為道，因
字淮南作奔，可
證也。沈註，不言
之言，不道之道。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春秋立大經，以為世道之計。此即先王之志也。其中有是非，非聖人有微詞焉。未嘗反覆稱引，以示人也。故分也者，有莊叟可謂尊孔之至。書中貶聖處，皆非本意。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聖人知有言，即以起爭。故有不辯之條者，以其分之辯之，即為不分不辯之人。則懷之與示之相去遠矣。此段又從上段，有言之意透下。見得聖人雖有言，仍不起是非之意。看他雙收道言二字。夫大道不稱大辯，應上雙起針線極密。此率然首尾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因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夫聖人有言不起，是非是已。究竟不稱方為大道。不

異有所不言，不辯方為大言。即如大仁大廉大勇，亦皆不存其迹。若但道而天下之理，畢皆於其中。雖若有所不知，而以其不知，含天下之知，正是太光明，藏不滿不竭。正解天府，此段應無益損其真。故或曰：淮南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辨無聲，大廉不嗾，大勇不矜，五者無弁而幾鄉方矣。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以通篇謂之天府，取焉不

辯方為大言。即如大仁大廉大勇，亦皆不存其迹。若但道而天下之理，畢皆於其中。雖若有所不知，而以其不知，含天下之知，正是太光明，藏不滿不竭。正解天府，此段應無益損其真。故或曰：淮南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辨無聲，大廉不嗾，大勇不矜，五者無弁而幾鄉方矣。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以通篇謂之天府，取焉不

莊子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宗一國，膾一國，胥敖一國，不釋然者，常存於胸中而不能解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

損酌焉不竭莫
知其所由出是
謂瑤光三者
資糧万物者也
註瑤玲也謂和
氣之見者深也
沈註無遠述幽
深附之自若此
聖人之所以弘
至德此葆光之
論也

莊子曰

卷之一

九

間蓬艾之間言其存國於卑
微福小之地不足與較也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
出萬物皆照暗暗與上文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夫葆
德之所由成積厚流光自然無物不照區區是非總不足
入其胸次舜之告堯是已今日之喪我亦欲知止其所不
知以渾同是非之言獨見論辯者其辭之甚矣定與較惟修德以臨之彼皆德而廢然而返天
物論之齊非以此哉或曰夫一節之日猶能照乎言其無所不照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物所同是言物
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
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二問異而三答雖然嘗試言之庸
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
邪二語是此篇之眼蓋知則落邊見所以為不知且吾嘗試
知而不知則寓渾同所以為知觀下文便見

羅註漢景帝詔
或地鏡廣厲州
奔趙文因秦令
廣水美地產
或曰通雅獬豸
獬豸之謂也升
菴言獬豸以狹
為雌即獬豸
又曰夾音桂蹶
蹶也方音之曰
鳥祖傳句夾即
句箇是證通音
又曰淮南繁然
殺亂其知是
非者也

問乎汝民淫寢則腰疾偏死緡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怖懼
後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薦稠
蛆甘帶蛆蛆蜈蚣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音偏且獾狽以為
雌麋與鹿交鱈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
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央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
此個不知却是眞知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
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
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

莊子曰

齊物論

三

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上所言正處正味正色皆利害

之端。至人不但利害。連生死亦不知。所以為不知之極致。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夫子。孔子也。聖人不從事

於務。不以世故為事也。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無求於世也。不

緣道。無心依道而行也。無謂有謂。未嘗不言也。有謂無謂。未嘗有言也。而遊

乎塵垢之外。此句承上六句。與不夫子以為孟浪之言。孟浪。不著實也。

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

黃帝之所聽熒也。熒。猶惑也。言此道難知。而丘也何足以

知之。且汝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言汝此時

朱註。無謂有謂。不言之言。

或曰。孟浪。古本作孟浪。與放浪通。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又曰。淮南見卯而求晨夜。見蟹而求成布。虽其理哉。亦不病春。

身分尚早。未得到彼地。吾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

則為孟浪。故以妄言之。聽之則為早計。故以奚旁日月挾

宇宙。旁日月。挾宇宙。即上文不從事於務而遊乎塵。為其

脗合。置其滑滑。不求辯論之明。則庶幾矣。諸解無謂。以

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也。故有分別。高下。如官之相轄。

若愚也。無知而已。諸解無謂。參萬歲而一成純。雖萬歲

頂上。不就利。四句。生。下。生死。覺。諸解無謂。此句。萬物

盡然而以是相蘊。言積然於萬物。而萬物盡然。則是非不

我與若辯。一段。言萬歲則無不齊之時。子惡乎知說生之

言萬物則無不齊之事矣。諸解無謂。子惡乎知說生之

莊子

卷之一

三

齊物論

弱喪謂自勿出家不知有家也沈註或夢樂而其占悲或夢悲而其占樂覺寐之辨不同如此而愚者自以爲覺此知君與牧之貴賤而不知君與牧之時爲貴賤者也不亦固哉予謂汝夢是夢中占夢也君乎牧乎用列子尹氏之僕登爲僕夢爲君率

非惑邪乎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弱喪自勿
之人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
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
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
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
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
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君乎牧乎分貴分賤也牧圍也此即上文以隸相尊之意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再
法莊文中此法甚多 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

沈註我與若既昧然矣而使人正之則人亦受我與若之昧以暗傳暗終無明

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弔詭至怪也萬世知其解之少也○已上根參萬歲而一或純句痛發不就利四字實義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彼此勝無定在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可以節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兩存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音啖得明自吾誰使正之從中決定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必仍是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必仍是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必別是一說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

莊子因

齊物論

三三

化必待物而能
化聲必待物而
有聲固相待也
然化其聲先有
質在也故若不
相待以言其故
之甚微也天倪
天然之端倪也
曼衍猶曼延也
窮年消遣時日
也
言不知是何年
何說話俗着前
住天倪亦因之
淵明詩引我不
得往前途當先
許未知止泊處
即此意也陸註

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必茫無他說然則我與若與人
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此外更何所化聲之相待若
其不相待是非之辯不一與人相待又若不一必與人相待和之以天倪
之以天均因之以曼衍敷演所以窮年也盡吾年而後已和
不參已意本錯簡在兩無辯句下呂吉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
甫更定在此義最優今從之物然不然論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以
理是自然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以有然
有不是此謂天倪忘年忘義窮年故忘年振於無竟故寓
和之者以此而已已曼衍故忘義振於無竟故寓
諸無竟振收歇也欲歇手於無盡而忘年故寄意於無盡
而忘義即上文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之意也又

曼衍者無窮之
變因不違也各
以性命之分此
所以窮年也
率則死生為一
條心後則可不
可為一貫
疏與外篇蛇蛇
蝮甲同當從之
蛇蝮蝮翼言其
輕微之至難知
其故也李註喻
曉也林註自喻
察也
劉註夢覺存人
物存小大有是
非存生死存不
矣他人於此必

自解曼衍窮年之說已上根萬物盡然沈註莊子以無窮為宗真以不可
而以是相蘊句痛發有謂無謂二句實義知易究竟
罔兩問景曰罔兩影外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
其無特操與無一定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影待形吾所
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形又待神而動其行吾待蛇蝮蝮翼
邪蛇蝮腹下齟齬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蛇以蝮行
而蝮與翼不能自行自飛必有主張之者何能知其所以
然不然乎蓋影之所待又有待者如此言所以無特操
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栩栩飛自喻適志
與自樂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遠遽然周也又無不知周之
夢為蝴蝶與不知前此為蝴蝶蝴蝶之夢為周與亦不知今
矣他人於此必

莊子因

齊物論

三

在春上收煞却
冷轉一語翻反
從前話柄曰周
典胡蝶必有分
矣不知者以爲
尚生分別知者
以爲人牛俱失
之机也正言若
反
化則無不齊矣
存物論是言物
之不能存不可
存不當存不必
存先將入籍地
籍陪出天籍已
影箇天然生就
不能有的樣不
落到天籍用不

蝴蝶則必有分矣。明明是個兩物。夢此之謂物。化。如雀化蛤。雉化蜃之類。故外篇云其死也物化。言人之死亦猶物之化。不相知也。以夢覺驗之。則其理躍然矣。此段言天倪自動。或兩物而歸一物。或一物又疑兩物。俱成幻相。見物論本齊相待相疑俱非也。明道之言各有是非。是謂物論物論之不齊皆起於各自爲我之心。然有心則有知。有知反以傷其心。而究無損益乎道之數。徒增紛紜耳。故欲齊物論必須善用其知。善用其知者。止其所不知者也。通篇以知不知作線。曰芒曰昧爲無知。曰明曰照爲善用其知。曰滑疑之耀曰葆光爲止其所不知。止其所不知將奈何。所謂因是

知其所爲使三
句將存不存都
提在空中蕩漾
折到無損益乎
其真見得不當
存之故又一路
騰挪存之之害
順勢拋出聖人
不由而照之於
天句使不當存
不必存之故如
旋波乍起愈轉
愈深連用兩箇
不用而寓諸庸
使不能存不可
存不必存不當
存之。如教得浪花
墨濺點滴淋漓

也。南郭子綦之喪我也盡之矣。以爲人心之有是非。本
是無中生有。猶風之吹萬不同。忽成無數變態。誰爲爲
之。是地籟也。實天籟矣。人心由知而有言。無論大小。皆
其自造。千頭萬緒。乍起乍滅。自所謂真君者。茫不知取
其寃。至勞神明以終身。俾心與形俱盡而已。何也。以
其有成心也。夫言等之。轂音之過耳。原無有真僞是非
於其間也。乃有所蔽以生。儒墨彼此紛無定見。是未嘗
善用其知。卽物之彼是。易地以相觀耳。惟因是而照之
於天。以虛相應。無窮期也。是豈故爲強合哉。蓋道原通

然後拖出論而不談句明點論字餘縝縝出不存之益然猶亂見至人未嘗置喙大覺難遇見我生何用自勞然則不存則人皆放不存之則人皆分不開不如付之一夢存與不存請君自認

爲一。高下美惡常怪成毀所不得與焉者也。達者知之。勞神明爲壹者不知也。此聖人照之於天亦欲止乎天則之自合。所以善用其知矣。夫知以何者爲至哉。古之人必置其知於未始有物之先。其有物者次焉。有對者又次焉。以其漸及於是非也是非用則未免有成虧之弊。然而是非偏竟不足爲成虧之據。不但道之本通爲一。卽用道者究亦無或不一也。聖人所以於滑亂疑惑之中而有其明。豈非置是非於不用之故哉。夫無是非則無言矣。乃吾試思之。卽此無是非之言亦未始非言。

也。斯言是歟則與是類。斯言非歟則與非類。前以入之言欲易地以相觀者。此以我之言亦不妨易地以並處矣。顧無是非之言何言哉。必遡於無言之始矣。尤有進焉。必遡於無無言之始矣。尤有進焉。大小壽夭。天地萬物無不爲一。然一卽爲言。由此相適於無已。是欲齊是非者。反以增是非矣。故不如前所謂因是已者。併此無是非之一言亦可省也。夫不論不議不辯。聖人於有言之時。卽存無言之用。亦恐生八德之畛耳。然猶有言之迹者存也。大道大辯則不然。雖不道不及不爲已甚。亦

難語於圓虛。古之人知之所以爲至者，亦惟止其所不知者矣。於所不知者而能知，則天府也。所以得環中以應無窮者也。於所知而歸之於不知，則葆光也。所以圖滑疑之耀者也。舜之告堯，亦不過此。他如利害死生付之不知也。則王倪之告齧缺也。君牧人我，不能相知也。則長梧之告瞿鵲也。至於形影相待而不知所以然，夢覺相疑而不知所以分，則知之止於不知，漸入化境矣。尚何不齊之物論哉。文之意中出意，言外立言，層層相生，段段回顧，倏而羊腸鳥道，倏而疊嶂重巒，世儒見之。

每不得其肯綮，輒廢閣不敢復道。此猶可恕，乃敢率臆曲解，割裂支離，俾千古奇文埋沒塵土。嗚呼！莊叟當日下筆落想時，原不許此輩輕易讀得也。又何怪焉。

公孫龍子

白馬論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曰有白馬不可謂

莊叟指馬之說，或曰出公孫龍或曰否，諸說紛然，各言其所欲言也。要之學者當循其本耳。姑按一論而附之。秦門云。

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為有馬。白馬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非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白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曰。以有白馬為非馬。謂有馬為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為異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以黃

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謂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馬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指物論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天下無指。而物不可

養生主第三
林疑曰夫真性裂而有善惡
刑唯順性命之情而不損不加于方物混同而無善無惡則刑名之所不能及也天下所以有善名因不及者謂以有惡過之者生或輕生趨死以要一時之名或貪生逐利以陷中道之名皆所謂近名近刑之善惡

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者無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謂無物非指。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為指。

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謂無物非指。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為指。

非順性命之情而吝其已善者
第鹿門曰下已字粘上已字已知其易殆而又用其心思不已終于殆而已或曰皆解正中易之管子為善乎母提二為不善乎將陷乎刑善不善取信而止矣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縣平日月無已也生天所付之理年人所得之分其失一也

內篇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而無涯。應事之識。所以運。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隨逐也。此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此句言其已如此。而役為知。惟有危而已。為善無近名。或輕生趨矣。尚何益哉。已上言不養之害。為善無近名。或輕生趨。為惡無近刑。或貪生逐利。緣督以為經。緣循也。衣背當。喻凡事皆有自然之理解。如下文所謂有間是也。經常也。循此以為應物之常。不必復隨無涯以為知矣。時解上下文俱說。可以保身。髮膚言。可以全生。運動言。可以養親。舉。生所當為。可以盡年。指壽天言。四句皆所以免於。之。大者。始者。已上言養生主之法。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

或曰淮南屠牛
吐一朝解九牛
而刀以刺毛庖
丁用刀十九年
而刀如新割劖
何則游乎衆虛
之間高誘註庖
丁春屠伯也呂
氏春秋宋之庖
丁好解牛所見
無非死牛者三
年而不見生牛
用刀十九年刀
若新割研順其
理誠平牛也
或曰官知之知

所踦以一足跪而抵音翁若然嚮然相離音肉奏刀騞然音高破莫
不中音樂音翁三合於桑林之舞湯之樂也手足乃中經
首之會經首成池樂章會音之聚也文惠君曰譚善哉技
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解牛已畢故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
技矣出乎技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有全三年
之後未嘗見全牛也見牛只見其理解如體之方今之時
言現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
官謂手足耳目之官知止者遇有齟齬知當住刀音隙
而神自欲行循乎牛之理解有天然之縫接處也批大郤
也導大窾空也因其固然天所以為技經肯綮之未嘗肯着骨

諸註
察之

如土
所無

也。而况大軋乎大骨也言我之技未嘗在牛骨良庖歲更
刀割也技嘗經族庖月更刀折也技嘗經今臣之刀十九
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
刀刃者無厚以無厚人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原無待於雖然每至
於族錯處吾見其難為非可怵然為戒警視為止注行
為遲住動手甚微輕音推騞然已解如土委地謀然當作物
用力其不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旁若無志善
刀而藏之拂拭盪摩其刀藏為後用也層層言所好之文
道在於養刀不但以聲容合樂為長技也

生之曰

養生主

二十七

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借文惠君之口發

發緣督以為經之義敘事處喻應物之善所云天理

固然有間等語皆喻物有自然理解無難處之事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右師官名先為是官曰是何人也惡

乎介也介特也特足天與其人和計其生來便是獨足乎

乎曰又更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獨彼一足若

之貌有與也凡人形貌無不兩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天使之者然

其祿仕故取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甚難不斲畜乎樊

中神雖王不善也樊中雖有食然授人以殺割之權神非

如高舉遠引處於利害不攖之地喻右師受祿被

刑非養生之道也通段發為惡無近刑之義

可親如止在乎

出之速失之出

亦因哭者而出

筆乘前言生之

當養此言死生

如一豈故相反

哉知死生之一

者乃為善養生

不能及其養生

之道如被刑也

焦楚吾曰曰神

行曰神王養生

者養其生之神

也隨無涯者死

懸解者不死緣

督者生忘所受

者不生沈註有

養生主

三十一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不哀又弟子曰非夫子之友

邪疑其曰然是然則弔焉若此可乎疑非弔曰然只當

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其人猶言方個中人今知其向

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

極彼其所以會之彼指老子會會合必有不斷言而言悲

詞不斷哭而哭者以平日用情過深其死是遁天倍情忘

其所受是違天受之理而倍益以人之感動也古者謂之道天之

刑情之所鍾自為桎梏而已已上詆老聃俱在平日上

人之哭尤為奇也及怪夫人之哭因怪死者適來夫子時

有以致其哭吾不知其從何落想大奇大奇

鮮有死生為解
無死生為解
人命係于天
言薪指則而可
窮也指窮於為
薪一以見生之
當養一以見懸
鮮不效郭註為
薪猶前薪也劉
註薪火之論以
譬神舍於形而
屢移也古之至
人所以戴管輅
而視形骸為逆
旅者以此况昔
狗形而喪其尊
形者豈正註以
薪繼薪則火不

也。適去。夫子順也。來。生。去。死。也。適。偶。值。也。偶。安。時。而。處。順。生。時。自。生。偶。死。理。當。死。耳。哀樂不能入也。人。苟。安。於。自。然。而。生。則。不。以。為。哀。樂。處。於。自。然。而。死。則。不。以。為。哀。樂。何。益。已。上。論。入。中。死。則。解。其。懸。而。下。矣。此。皆。帝。之。懸。解。天。之。所。為。非。人。得。與。哀。樂。何。益。已。上。論。入。中。死。則。解。其。懸。而。下。矣。此。皆。者。不。當。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指。指。實。也。作。活。字。呼。應。薪。喻。形。火。喻。神。薪。所。以。傳。火。為。薪。者。既。窮。火。亦。隨。盡。但。薪。之。窮。可。以。指。實。若。火。既。盡。之。後。則。有。不。知。其。能。他。傳。者。論。形。有。死。而。神。無。死。本。不。當。哭。也。三。句。自。明。三。號。而。出。之。非。薄。通。段。發。為。善。無。近。名。之。義。

養生王者言養其所籍以生之主人即齊物論篇所謂真君是也此篇亦從前篇生來大意謂人之生有盡而夫其知無窮者不得其養之道則終身後後相刃相靡遂

能滅知生養生
則生不滅則火
所以傳不絕則
生所以久所以
無時而尽也
按此說本於郭
註
魚茂吾曰此篇
首言知無涯而
終之以不知其
及惟知而不知
故虽死而無死
矣老子曰死而
不亡者壽又曰
不自生故能長
生有不生之生
而又有不亡之
死則生可死亦

致其形化其心與之然矣故為著養生王之說為善無
近名三句是一篇之綱善指德義言惡指勢利言俱就
應物上講為善為惡不為己甚悉循乎當然之則順而
處之行所無事所謂緣督以為經也庖丁解牛以無厚
入有間批郤導窾技之神而不勞雖有族之難為微動
刀而已解此亦緣督為經之術無他諺巧也養生之道
豈有殊歟然或有不得其道如右師之厠身寵祿胎禍
則危似為惡而近刑者乃雉之飲啄維艱而樊籠不願
則何也故知善形之不如善神矣如老聃之生用其情

可而何乃言長
短壽夭也在生
言老聃死于沃
雉神王之後以
終養生之旨豈
無意歟

死致其哀似為善而近名者乃帝之縣解有時而薪火
無盡則何也故知任人不如任天矣惟利害不撓以生
而全其主哀樂不入以至而待其生則吾生有涯而實
無涯也斯為善養已文之晰理精確體物肖似有呼有
應極方極圓此莊集中所謂布帛菽粟之文不可一日
離者也

焦弱侯曰披佛典有解此章者曰火之傳于薪猶神之傳于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則薪非薪則
知指窮之術形非形則情情救之感深惑者見形於一生便謂神情共喪猶薪火窮於一木便謂終
期都及可乎

養生主是言養生之大主腦開手直起生字及旋養字善惡而層夾出緣督為經句暗點生字下四句飛花驟雨于點字只是
一點隨用起一段接住見養生者且不隨無涯以自殆亦不至畏物而離群惟養此一片清剛之氣隨机鼓動神遊于天理則自
不復於物明點養生字折到右師之介將不養生的樣子作觀末段帶出一極養生之老聃指出一無開養生間事並極是復
生的過失正見得養到老聃模樣還須仔細非貶薄老聃也通篇只首段文法略為易明餘則月華霞錦光燦陸離令人玩其
文而忘其命意之妙

莊子因卷之一終

